

我們看五十三頁。

前面講的這一段，就是世出世間一切法它的自體就是法性，一切法決定不能離開自體，離開自體就不能存在。現在問題就是一個是順性，一個是逆性，所謂順性是覺，逆性是迷，關鍵就在此地。到底什麼叫順什麼叫逆？也就是說什麼叫覺什麼叫迷？經論上常常給我們講到一個原則，只要你把原則掌握到，這個問題並不難解，也就不難修了。佛常常給我們說「覺心不動」，換句話說，我們在一境界裡面，無論是人事環境、是物質環境，只要在境界裡頭不動心，就是順性。因為性是不動的，我們能夠不動心，就跟性相應，法性、佛性是一個性，一性無二性。所謂不守自性，就是你在境界裡面起心動念，起心動念跟性就相違背，相違背還是離不開性，那就有苦難。所以，一切的苦難從哪裡來的？自己找來的。

我們人常常講很苦，很痛苦，他都不肯回頭去想一想，如果真正回頭，那個苦在哪裡？你去找，苦在哪裡？你真正回頭去找，你找不到。找不到，可見得這東西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；真的，一定在一個地方。你把整個身體每個細胞剖析下去分析，裡面也找不到苦。苦樂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何必要去計較它？何必要認真？這種妄想分別執著是違背了法性，那就是凡夫。諸佛菩薩對一切境界絕對不起心不動念，所以永遠是清淨無染，就像虛空一樣。虛空裡面現一切萬法，虛空從來沒有沾染過。本性或者此地講的法性，能現世出世間一切萬法，一切萬法並沒有沾污到本性，本性還是一樣的清淨。不但沒有染污，也沒有妨礙，正是《華嚴》所講的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」，確實沒有妨礙。一切的染污、妨礙都是錯誤觀

念造成的，都是錯覺造成的，這就是與法性相違，這個經上講的「九界雖軌而違」。不但是六道凡夫，連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也違，他們違的少，他們迷的淺，違背的少，我們看起來好像滿自在的。諸佛如來完全不違，所以得大自在。

下面舉個比喻，這個比喻也很好。「如人依師」，像學生跟著老師，把老師比作法性，把學生比作眾生。依老師，要能夠順老師的教誡，這就是隨順法性，就是前面講師軌法性。如果雖然跟老師，不聽老師的教誡，跟老師就是講你沒有離開法性，雖沒有離開你違背了法性。兩個人都跟老師，一個聽老師的話，一個不聽老師的話，兩個都是這個老師的學生。這就說明世出世間九法界眾生，包括佛就是十法界，四聖六凡都是軌法性，但是有依有順，有不順。嚴格的講，九界都不順，真正的順只是佛。如果把尺度放寬一點講，六凡是完全違，四聖是順法性。這是違、順的意思，我們知道了。

底下說，「從初發心軌法而修」，這是講「唯有諸佛」，「今能究竟冥合法性」。這個唯有諸佛，佛還要修行嗎？要修行！此地講的佛不是究竟佛，是分證佛，圓教初住以上都稱為諸佛。你們要讀《金剛經》江味農居士的講義，他解釋諸佛，就是說圓教初住一直到究竟圓滿的果位，這四十二個位次，四十一個是菩薩到等覺，四十二位是佛，這四十二個都叫做佛，所以稱為諸佛。諸佛是指這四十二個位次。到最後這個位次沒得修了，前面四十一尊佛都要修，為什麼？他沒有圓滿，但是他的修完全順性，所以從初發心。

初住叫做發心住，真正發心修行是在初住位，圓教初住。我們都沒有發心，我們發的是什麼心？發的是貪瞋痴慢之心，這個要知道。但是在我們凡夫位，實在是可憐。如果凡夫真正發心求生淨土，這一發心，雖然在功德上不如初住菩薩，神通道力上也比不上初

住菩薩，給諸位說，在智慧因果上絕對不亞於初住菩薩。初住菩薩也是信願行往生西方淨土，我們也是信願行往生西方淨土，所以在因果機緣上講，跟大菩薩是無二無別。但是大家要清楚，在無量法門裡面只有這一門特別，其他的不行，其他的是樣樣都不如，不能比的。修淨土，發心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這個特別，這個不能跟一般相提並論。

要真正發心，決定要生！西方世界能不能生就看你的心堅不堅固。你說我發心了，我很想去生，但是能不能生還是沒有把握。我都遇到很多人來問我，他說法師，我們能不能往生淨土？我就告訴他：不能，你決定不能。他說為什麼？「你沒有信心，你還懷疑打問號，你怎麼能去？」如果你要來問我，「我決定要去生，我不生不行，一定要生」，來問我，我說你一定會生。為什麼？你心太堅決了，怎麼會不生？所以這個事情不能懷疑，懷疑自己就吃了大虧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權，操在自己手上，不操在別人手上。教義懂不懂那是其次，問題是你有沒有堅定的信心？關鍵在此地。蕩益大師說得好，能不能往生決定在信願之有無，生到西方世界品位高下決定在功夫之淺深。什麼叫功夫？伏斷煩惱這叫功夫。他沒有說念佛之多少，念佛多少不相干，一天念一句阿彌陀佛，跟一天念十萬聲阿彌陀佛，這個不要緊，沒關係。人家一聲阿彌陀佛就把煩惱降伏住，你十萬聲阿彌陀佛煩惱降不住，那十萬聲不如人家一聲。所以，能不能把煩惱伏住，能不能把煩惱斷掉，這是功夫。伏煩惱功夫淺，斷煩惱功夫就深；伏煩惱是功夫成片，斷煩惱是一心不亂。這個決定往生西方世界的品位，這個不可以不知道。

老實念佛就是順法性，不老實念佛就是違法性。你看這個東西在我們念佛人講，很多教義很深很難理解，在淨土講就很容易，就不難懂。正如同像《金剛經》，《金剛經》是很深的一部經典。須

菩提尊者向釋迦牟尼佛問了兩個問題，一個是「云何應住」，一是「云何降伏其心」，這兩大問題。第一個大問題，我的心要安住在什麼地方？須菩提向世尊提出這個問題。在中國，慧可大師向達摩祖師也提出這個問題，就是心不安，心要怎麼安法？要安在哪裡？幾乎跟須菩提提這個問題很類似。云何降伏其心，這個心是妄念，妄念很多，用什麼方法來降伏？一部《金剛經》就是釋迦牟尼佛給須菩提解答這兩個問題。

我們中國人念《金剛經》的人很多，學佛的人都念過《金剛經》，念了之後，你曉得心安住在哪裡？你知不知道怎樣降伏妄念？佛說得那麼多，我們還是不懂，還是得不到受用。要是修淨土的人，那就好辦了，云何應住？阿彌陀佛，住在阿彌陀佛上就好了。云何降伏其心？阿彌陀佛，心就降伏了。妄念一起來，馬上阿彌陀佛，把妄念打掉。哪要那麼麻煩？一句阿彌陀佛統統解決，你才曉得這句阿彌陀佛不可思議，問題就是你會不會用？你要會用，比《金剛經》上那個方法高明太多。《金剛經》那個方法說老實話，是見了性的大菩薩才用得上，才有效。我們同樣的問題，用阿彌陀佛也同樣有效。這個方法，五逆十惡的眾生用起來都有效果，都能達到跟法身大士同樣的目標，收到同樣的效果，然後才曉得這個法門的殊勝。

底下引大經解釋法身。「大經云，以法常故，諸佛亦常，順法性故，名法為師，實非所師與能體別，故即所師法，而為其身，雖名為身，已出五陰，故非色質心智。」這段解釋得很好。要知道法身是理體，事一定是依理而有的，也就是現象是所變的，法身是能變的體。所有這些萬法從哪裡來的？一定有個來源，這個來源在佛法裡面稱作法身。法身不是物質，不是色質，也不是心智，心智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知識。它不是知識，它也不是物質，但是心法、

色法統統是它變現出來的，它本身什麼也不是。因此，從物質上找不到它，從心智上也找不到它。我們今天科學家、哲學家用盡心智也找不到，因為它不是心智。必須把這兩樣都捨掉就找到了，它就現前。在哪裡？無有一法不是，法法皆是，法法皆如，無有一法不是，無有一法不如。必須要把色、心統統離開，這樣才在色心裡面見到能變的本體。他的文字不多，講得卻是相當的詳細。

法身就介紹到此地，下面我們再看報身，在五十四面頂格。法身是個理，它本來存在，不生不滅的，「報身者，修行所感」。報身跟應化身是相，相是所變；法身是理、是能變。能變，所以它沒有身，也沒有壽，也沒有量，統統都談不上。可是報身、應身是有身、有壽、也有量，它是所變。「法華云，久修業所得，涅槃云，大般涅槃，修道得故」。法身是什麼？法身是智慧，所以稱為智身。「如如智照如如境，菩提智慧，與法性相應相冥，相應，如函蓋相應，相冥者，如水乳相冥」，這叫報身。報身在經上講有兩種，一種是自受用報身，一種是他受用報身。自受用報身有始無終，也可以說是它有生沒有滅，也就是不生不滅的意思，發現之後永遠不會滅。他受用報身是有生有滅，為什麼？那是現給別人的。這就是經上常常講的，應以佛身得度者，它就示現佛身。佛身裡面，應以報身得度者，它就現報身；應以應身得度者，它就現應身。所以，他受用身有身、有壽、有量，自受用身裡面，壽量就沒有了。

這是講智，如如智這是真智。佛法裡面說這個如，什麼叫如？如是事實真相，就是這樣的，不是造作的，這個叫如，如果是造作的就不叫如。所以，如是一種自然的，本來就是。佛的經典一開端，「如是我聞」，「如是」就是佛要跟我們講的，佛跟我們講什麼？宇宙人生本來的樣子，絕對不是造作，也不是他想像，就是這個樣子，這個叫如。釋迦牟尼佛給我們講了一生，講什麼？就是講個

如是。你要懂得如是兩個字，佛經就不必看，全都懂得了，世出世間法一定完全通達。所以一切經，把這兩個字冠在前面，就說明佛所說的標準就在此地，絕對不亂說一句話。

「如如智」就是如是智慧，照如是境界，智是能照，境是所照。以前歐陽竟無先生說「佛法不是宗教，也不是哲學」，不是宗教好懂，為什麼不是哲學？哲學裡頭有能有所。佛法裡面也講能也講所，智是能照，境是所照，有能有所，但是佛門裡面講的能所，跟哲學講的能所不一樣。哲學能所是對立的，佛法能所是一個，不是對立的，所以它就不是哲學。哲學裡面沒有說能所是一，佛法能所是一。底下講，「菩提智慧」就是如如智，本性裡面本有的智慧，不是修來的，本來有的。與法性相應，與法性所變現的境界相應，如如智是法性的一部分，如如境界也是法性的一部分，它的體是一個。體是一個，事就能相融，所以它能與法性相應、相冥，因為它是一體。底下舉個例子，什麼叫相應？如函蓋相應。像我們這裡有個茶杯，茶杯有蓋子，正好是這個蓋子它蓋的就相應，函蓋就是這個意思。怎麼樣相冥？我們講水乳交融。我們拿牛奶跟水混合在一塊，奶跟水融成一體，裡面分不出界限。能所是一不是二，這是佛法跟學術、哲學裡面所講的不一樣。所以諸位要曉得，盡虛空遍法界是一體。

這一段註解末後講「境外無智，智外無境」。我們講眼見，見的能力有多大？你所能見到的地方都有你的見性，如果沒有你的見性你怎麼會見得到？見性多大？盡虛空遍法界，見性如此，聞性、覺性、嘗性沒有一樣不如此。所以西方世界的人，天眼洞視、天耳徹聽，他心遍知，一點都不稀奇，就是智與境相應、相冥，能力完全恢復。我們今天的見，隔了個牆就見不到，為什麼見不到？是因為你有分別執著，「這裡有個牆，那我當然見不到」，你就見不到

。如果哪一天這個念頭斷掉了，「這牆不礙事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」，那邊什麼情形你就見到了。所以這種障礙是心理上的障礙，不是物相上的障礙，物相上沒有障礙，所有一切的障礙統統是在心理。「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種種法滅」，種種法滅不是法沒有了，是障礙沒有了，那就入了華嚴境界，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。這才曉得一切的障礙是我們的妄想分別執著裡面產生的，都不是事實，雖不是事實，它起作用，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痛苦。

從前李老師講經講到這些地方，他教我們做試驗。試驗，在事相上做試驗很難，他就講假如你作夢，給我們一個印象。在作夢的時候，有的時候自己覺得是在作夢，知道自己是在作夢。當你知道在作夢的時候，你說夢中境界都是假的，那個牆壁我一定要走過去，那就一定會走過去，就不會有障礙。有一次我們一個同學周家麟，周家麟現在每個星期三在慈光圖書館講《華嚴經》，李老師往生之後，他代替他講《華嚴經》。周家麟就給我們講，他說他有一天作夢，就想到老師講的夢是假的，牆壁也是假的，我一定會走過去，我就試試看。結果就走出來了，就沒有障礙。周家麟就做了一個試驗，確實如此。

我們再看圓瑛法師的《楞嚴經講義》，他在序文裡頭寫了一段事情，是他自己本身的事情。他有一天在寮房裡面打坐，突然有個事情想起來他要去辦，他下了座就出來了。出來之後他就想到，他門是關著的，沒有開，怎麼出來了？出來之後再去推門，門裡頭是關的。在那一念之間，他沒有想到這個門是關著的，他就出來了。第二個念頭，門是關的，再推就進不去了，要找人拿鑰匙來開門才能進去。一念忘掉了，他就通過，就出去了，所以所有障礙是妄念造成的。你再看《虛雲老和尚年譜》，裡面記載一樁事情，這都是事實。老和尚有一次下山，不知道到哪裡去。他走路，心清淨，也

在定中。在路上碰到幾個也是出家人，拿著燈籠。路上碰到虛老和尚，說老和尚，天這麼黑，你一個人走路，你怎麼燈都沒有？老和尚一聽這個話，天馬上黑下來了。他還沒有聽這個話的時候，天亮的沒有黑，他三點鐘出去走，他永遠停留在三點鐘，天是一片光明的。結果人家一提醒天黑了，他一聽到這個話，天馬上黑下來。一切唯心造！這些人都是現代人，距離我們都不太遠，他給我們做了證明，妄想分別執著是根本的因素。就是佛在《華嚴》上告訴我們的，從現代這些修行人我們也得到了證明。

底下一段，我們看應身，在五十五面倒數第二行。這段文是疏文，不是《鈔》，這個地方印錯了，印成低下一格，這要頂頭才對。「應身者，應同萬物為身也，應同連持為壽也，應同長短為量也」，到這個地方這是疏文，不是註解。底下「如鼓答響，大小隨身」，這是註解。應身是與眾生感應道交而現的，眾生有感，佛菩薩有應，所以應身也就跟化身一樣。但應、化還是不相同，應身是什麼？是他也好像投胎，像釋迦牟尼佛到我們這個世間來，示現跟我們人完全一樣，在世間住了八十年，這叫應身。化身是忽然現前的，事情辦完之後就沒有了，這叫化身。像從前周邦道的夫人遇到地藏菩薩，那是化身，她是在南京遇到的。我這次到南京去，到她住的舊房子裡面去看了一下。她那個房子很大，現在一大半做幼稚園，那個幼稚園不會還給她了。她的大兒子現在在南京，那棟房子還給他只還了三分之一，它的庭院也很大。

她在家裡面，忽然有個出家人來跟她化緣，說是從九華山來的。那個時候周夫人還不信佛，沒給他，化緣沒給他，這個出家人就走了。走了以後才想起來，她家的門，從大門二門三門三道門，門都沒有開，他怎麼進來的？走了以後也沒有人給他開門，他怎麼出去的？大惑不解。這個問題一直到台灣，在台中遇到李老師，她把



這個事情告訴李老師。李老師跟她講，地藏菩薩來跟你化緣，那不是凡人，是化身。她才曉得，這才念《地藏經》，每天供地藏菩薩，她有篇文章「遇地藏菩薩記」，就說南京這個事情。這種叫化身，實在講也是來度她的，雖然當時沒有度，到台灣來她才學佛，但那是個因。如果沒有那回事情，到台灣來她也未必肯學佛。遇到這麼一樁事情，這個事情太清楚了，問答講話，講了很多話，絕對不是作夢，絕對不是假的，所以印象非常之深。想到這樁事情才知道，佛法裡面佛菩薩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她非常後悔，那時候只跟她化幾斤香油，她都沒有給他。

這是講應，應化，應跟化差別就在此地。應身就有壽量，像三千年前釋迦牟尼佛在我們世間出現，這是應身。他住在這個世間八十歲入滅的，這就是他的壽量，他的壽量是八十歲。「應同長短」，釋迦牟尼佛在經典上記載，身高丈六，一丈六尺，這是個大個子。可是諸位要曉得，不是我們現在的尺，我們現在的尺，丈六不得了，那太高了。那個時候的尺比我們現在的尺要短很多，大概一尺還不到六寸，跟我們現在的尺不到六寸，五寸多一些。從這上看，我們就不覺得得奇怪了，佛的個子是高，也不是很高。那個時候的尺，標準跟現在不相同。講到應身就是有身相、壽命、長短之量，這都有。這是三身，簡單跟諸位介紹到此地。

我們再看下面一段文，五十六頁倒數第五行。「能為身，非身」，這個能是貫下去的，能為身，能為非身，「能為常壽，為無常壽，能為無量，能為有量」。這是講法身他可以隨意自在示現，這個隨意不是隨自己的意，因為他自己沒有意。自己要有意就變成凡夫，有意就不自在。隨意是隨眾生的意，《楞嚴》上說得很好，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，這是正確的。我們今天所以不能像佛菩薩那麼自在變化，就是我們有意，有意就沒有法子，就不能夠現。幾

時到無意，就能隨眾生意，有意就沒法子。

法身大士不用心意識，不但沒有意，也沒有心，心意識都沒有，他用的是真如本性，所以能夠隨類化身，能夠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。我們的麻煩就是因為有心意識，心意識是有為法。在《百法》裡面排名，有為法第一個科目就是八識，八識就是心意識，心意識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與八識相應的，就是我們今天講心理作用、心理現象，就是五十一個心所，這些統統叫有為法。《百法》裡面只有最後六個是無為法，前面心、心所、色法、心不相應行法，總共分為九十四類，全是有為法。《金剛經》上告訴我們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我們今天凡夫把這些有為法都當作真的，在這裡面分別、執著、計較，那是苦不堪言。佛看到眾生這樣子做法，稱為可憐憫者，為什麼叫可憐憫？本來沒有，他偏偏自己變成有，不苦，他自己那麼苦，這才叫可憐。如果真的有苦，佛不會稱你可憐，沒有苦自己找苦吃，這可憐，本來不苦他偏偏自己去找苦。把假的當作真的，這可憐。所以這些有為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

因此，你就要覺悟，真覺悟就離苦得樂，你從今之後就不會再苦了，為什麼？不再執著、不再計較。人與人往來不要當真，為什麼？假的。他說怎麼好怎麼愛我，你聽這話不要認真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為什麼？三心二意。三心是什麼？心意識，第八識、第七識、第六識，這叫三心。二意，第六識是意識，第七識叫意根，叫二意。三心二意，不是真的。我們對別人也是三心二意，也不是真的，我今天對你怎麼好，說不定明天就變卦，哪裡是真的？自己對自己都不能保證，還能保證別人講的那個是真的，那個心是真的？你要是當真，那就是完全被欺騙了。被誰欺騙？不是被人欺騙，是自己欺騙自己。

哪一天不用心意識，用真心，那就真的，那就不是假的。到什

麼時候？圓教初住菩薩，破一品無明，證一分真性，真性就是真心，從此以後用真心，不用心意識，那是真的。所以，我們跟一切人往來，心裡清清楚楚，全是假的，不管他怎麼說，咱們笑笑而已，你看我們多快樂、多自在，事實真相我瞭解。誰是真的？什麼人真愛我們？佛菩薩真愛我們。不是佛菩薩，全是假的，講得怎麼好聽，聽聽算了，千萬不要當真。這個事實，這是事實真相，搞清楚了，我們煩惱沒有了，憂慮也沒有了，痛苦也沒有了，離苦得樂。真相搞清楚了就離苦得樂，迷在真相裡面就苦不堪言。我們看到有很多人為感情、為財物，為種種在那裡焦慮，可憐，我們看到真是可憐憫者。為什麼？全搞假的，沒有一樣是真的，世間哪一樣是真的？身體都是假的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，連身都是假的，何況身外之物！因此對身都不可以執著，何況身外之物。

有沒有得失？沒有得失。你說我得到，假的，什麼東西你得到？晚上睡覺眼睛一閉，睡熟的時候，人家把你身體抬走你都不曉得，哪一樣是你自己的？所以要覺悟，沒有一樣是自己的，什麼都得不到。既然什麼都得不到，什麼也沒有丟掉，根本沒有得哪來的失？患得患失這帶來多少煩惱。你搞清楚之後，原來沒有得也沒有失，你怎麼不自在？得來的東西就跟作夢一樣，夢裡得一筆財富，假的；丟掉了也跟作夢一樣，夢裡丟了一筆大錢，也是假的，沒有一樣是真的。這是跟大家講宇宙之間的真相，就是佛經常講的諸法實相，實相就是這個樣子。不但六道裡面實相是如此，四聖法界實相也不例外，統統是這個樣子。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西方極樂世界也包括在內，不能說西方極樂世界是例外的，沒有，也是虛妄。所不同的，它是清淨心所現的境界，我們這邊是染污心所現的境界，不一樣在這裡。因此，六凡不可以執著，四聖也不可以執著，西方極樂世界你要是執著也錯了，一切都不執著就對了。